

十六年間兩到菲律賓

尹雪曼

去年秋天從馬尼拉回來後，有人問我：「馬尼拉好玩嗎？」

起初，我笑了笑，沒有回答，因為我覺得這話應該是向孩子們說的；我，豈是到馬尼拉去玩的？但是，過一會兒，我還是回答了他一句：「這不是我第一次到馬尼拉。」

是的，我第一次去馬尼拉，在民國四十二年

第一次去記者訪問

那時，我正在高雄新聞報的前身——新生報高雄分社工作，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是馬紀壯將軍，這年四月，他因為要率海軍艦隊訪菲，宣慰華僑，所以邀了許多記者同行；我，也是大羣記者中的一個。祇是一大半記者屬於臺北市各報社；高雄市的記者，只有我們三人。一位是民國五十二年作古的張明烈；那時，他是中央社的高雄特派員。一位是軍聞社高雄分社的吳益壽，再一位就是我。在馬尼拉，我們三人常常在一塊兒，這

當然是互相熟悉的關係。

那一次在馬尼拉，大概只停了三天；遂後，我們又跟着海軍艦隊，訪問蘇比克灣。前後日子總加起來，大概在菲律賓的時間不過一星期；只是事隔一十七年，確實的日期和時間，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但是，那一次的訪菲，給我印象最深的，却有兩件事。第一件是出發赴菲的當天，和後來在海上航行的時候，因為正巧趕上颱風來襲，致使很多人都暈了船；我，暈得更是一佛出世，二佛昇天。記得我們的船離開高雄港的時候，時間已是晚飯後的傍晚。晚飯是麵條，大夥在艦上餐廳裏同吃。吃過後，船還沒有開，很多年輕人（當然也有我），都在甲板上乘涼和談笑；因為四月裏的高雄市，已相當熱。談呀談的，船啓碇了，大家於是唱起歌來。不知道是誰領的頭，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興奮呢？還是心中覺得有點不對勁，故意要轉移一下心裏的目標？因為這時已有了颱風警報，但因軍艦不同於客貨商船，不能因颱風而停開；所以，還是照開不誤。只是艦

上的官兵却沒有告訴大家，有關颱風的事，以免緊張。於是，船出了高雄港；等到再出了外港後，一看，可不得了，海上是一片濤天的波浪；一個海浪湧撲過來，海面立刻陷下去好幾丈；我們的軍艦也跟着傾斜四十五度。這麼一來，甲板上的歌聲自然沒有了；大夥兒一個個悄悄的溜走。當我往船艙裏走的時候，甲板上，鐵梯上，船艙裏，到處躺的都是人（自然都是些跟隨艦隊訪菲的旱鴨子，或半旱鴨子），到處是沒有消化掉的麵條；又滑又黏，也不知道我是怎樣到的艙房。當我找到分配給我的床位後，往上一躺，簡直就像患了大病一樣；難過得一會兒嘔，一會兒吐。而船艙裏的西瓜，香蕉，鳳梨，不僅滿地皆是，而且每當船身傾斜時，就一會兒滾過來，一會兒滾過去。其實，我那兒還有心情去欣賞。後來，當我把肚中的黃膽水都吐光後，只有把肚子頂在一張方桌角上，彎下腰去拼命的嘔，嘔得眼淚鼻涕一齊流，還是嘔不出東西來。我想，如果這一次去菲律賓，純粹是爲了個人出風頭或好玩；那麼受

熱。我們於五月十日飛到馬尼拉國際機場時，在機場歡迎我們的譚佐民兄就說：「你們來的正是時候；今天馬尼拉的溫度高達一百零點四度，打破了七十五年的紀錄！」

真的嗎？那我們真是三生有幸了。

可是在馬尼拉一個多月，我確實沒有感到炎熱帶給我的什麼煩惱。第一，上課的教室，讀書、睡覺的臥室，吃飯的餐廳，出門乘坐的汽車，全有冷氣。第二，從我們住的國際大飯店到文學班上課的讓德堂，走路不過三分鐘；那幾乎是每天我唯一的暴露在自然空氣裏的時間。第三，我絕不亂跑。因此，我能讀完不少書。

為什麼我要在馬尼拉看那麼多的書，說起來一半是興趣，一半是不得已。興趣不必談，不得已是因為我在國內各大學教授的，一向是新聞系的課程。我雖然熱愛文學創作，却不是一個學文學的人。現在要我為文學班講授文學方面的課程，每星期六天，每天三小時，那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就說「蓋」吧，事實上也不可能一星期「蓋」上十七八小時。要是能够那樣，恐怕真要成為「蓋仙」了；可惜，我還沒有那道行。因此，每天下午讀書，晚上寫講義。滿以為可以藉空在馬尼拉寫完的一部長篇小說：「陽光照在屋脊上」；帶了去，又原封帶回來；忙得連那個紙包都沒打開！

忙雖然忙，日子過得却十分愉快。文學班的學生，一共五十一位；開課後沒好久，一位生病退學，兩位因年齡較小，被勸告退學；剩下四十八人。這四十八位同學，年齡最小的十四歲，最

長的三十歲；平均年齡十九歲。有初中學生，也有師範大學國文系的畢業生；最多的，是現在大專就讀的學生。但是不管他們的年齡和學歷，他們每一個人都熱愛文學，熱愛寫作。第一個星期，我要他們每人寫一篇散文，並說明最好寫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結果，當他們把自己的作品交來時，竟然出乎我意外的好！我一邊看，一邊讚嘆！默想海外的下一代，雖然學習國語文的機會不多；但能寫出這樣好的文章，實在令人有一種驚異的喜悅。於是，我教得更起勁了。

第二個星期，我要他們每人寫一篇短篇小說，字數多少不拘；等到他們交來後，我發現一篇寫得很成熟；而這位學生，却只有十四歲。於是我不免狐疑起來，覺得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寫這樣的好文章恐怕不可能；因此，我便把她找了來，問她是不是有人替她改過？她說：沒有。由於她在班上是個很聽話的孩子，也很用功；使我無法再對她懷疑。這一來，使我又增加了不少教學的信心和熱心。

老實說，他們大可不必辛辛苦苦的學習國語和國文；在菲律賓，只要懂英文，會英語；如果再能說說菲律賓話「大家樂」，已很够找碗飯吃了。然而，他們不。他們辛辛苦苦，孜孜不倦的學習國語文，因為他們不忘自己是炎黃後裔，中華兒女；他們以自己是中國人而驕傲。雖然多少年來，他們的自由祖國對他們的照顧並不够；然而他們並沒有抱怨。當然，這與現在年長的一代，或前若干代祖先的訓導，支持、培育有關。譬如這個暑期文教研習會，招收男女華僑青年學生五

百多人，講習一個月，要花掉好幾萬元披索，折合新臺幣幾十萬元；都是一些僑領們掏腰包，自動湊集起來。沒有他們全力的支持（金錢和時間），現在的對孩子們即令有心，恐怕也沒有這樣好的機會。

為了不使這些孩子們學習的熱情冷卻，為了不使僑委會和僑領們失望，我在馬尼拉一個多月，幾乎不讓一分鐘浪費掉。在四個星期的課程中，我開講的主要課目有：中國文學創作精神、散文寫作泛論、散文研討、自由中國文藝界概況、文學寫作與新聞寫作、小說論、小說寫作技巧、小說欣賞、詩歌論、詩歌欣賞、中國文藝復興、戲劇論、文學的美感、文學批評、文學創作方向、習作批改講解。從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的泛論，到批評，創作的研討；可說應有盡有。以一個不是在國內大專院校主講文學課目的我，一下子開講這麼多的課目，我的忙碌和緊張自然是可以想見。但是，雖說如此，要不是馬尼拉幾位文友的大力協助，我的忙碌恐怕更要加倍。像亞薇兒、施顯洲兄、許芥子兄、譚卓民兄，幾乎天天到班上來照顧班務；同時還各自主講一兩個專題。亞薇講：菲華散文作家評介。施顯洲講：專欄寫作。芥子兄的夫人枚穆女士講：文學與音樂。黎少熙講：新聞採訪。林驪講：副刊與人生。丁星講：文學與哲學。施顯洲兄又主持綜合座談；從臺北一同去的清華大學訓導長洪同兄，主講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些課目不但給文學班的同學很多幫助，使他們獲益匪淺；同時，也減輕我不少負擔；這是使我非常感激的一件事。

本文作者(右起第四人)在馬尼拉與暑期文教
研習會同學合影



當然，比起第一次去馬尼拉，這一次我參觀、拜訪的地方很多。像西班牙人修築的王城，前面提到過的華僑義山；以及美軍公墓，李查公園等等。並且曾跟全班同學一同去遊歷過小碧瑤；在距那個熄滅了的火山遠遠的岸上，拍攝照片和野餐。早上去，下午回來；我跟學生們同乘一輛巴士，一路上又說又笑又唱歌；彷彿回到了當年自己在大學裏的生活。只是情景相同，心境也已兩樣。

暑期文教研習會結束後，我們幾位從臺灣和香港來教書的人，由中國國民黨馬尼拉總支部許副秘書長引經兄陪同，搭車去碧瑤玩了兩天。碧瑤的風光不錯，氣溫尤其相宜；只是跟我想像中的碧瑤却完全不同。原來我想像中的碧瑤，只是高山山顛的一片遊樂場所；結果大出我的意外，它是深山中一個小城。

在去碧瑤的前一天，爲了把這羣熱愛文學的青年人團結在一起，並使他們能够繼續互相研究和切磋，經我跟譚卓民、施穎洲諸兄商量後，於是就協助他們，創立了一個菲華青年寫作協會。同時，我還答應他們，在他們的會務有了進展後

，我將以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的身份，爲他們爭取成爲中國青年寫作協會馬尼拉分會的機會。果然，我的這項諾言，在九月裏實現了。當我把這項消息告訴他們後，他們真是高興不得了。

我們的心永遠在一塊

可是，從碧瑤回來後的第二天，我便匆匆的回國。那天早上冒雨到機場送我的同學很多，還有文教研習會的執行副主任委員莊長泰先生、譚卓民先生、林耀先生、大使館的胡國材秘書，以及乘如法師。本來，我預定那天下午去香港，臨時改變，使很多朋友和同學都沒能事先知道我提前走了；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十分歉然。

坐在機艙裏，隔着圓圓的小窗外望，很多同學仍舊站在機場大廈的屋頂看臺上。他們當然已看不見我，我也只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只是我知道他們在那兒，他們也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我們的身體雖被飛機和空間隔開，我們的心却永遠在一塊。於是，我不禁想起那天在惜別晚會席上，由程玉燕和楊清林兩同學朗誦的「五十八年文學班之歌」：

像天上的一片白雲，
像海上的一葉扁舟；
您，載着四十八顆閃爍的星，
在心靈的王國裏遨遊。

二十四個清晨，
二十四天陶醉；
有嚴肅，也有快樂；

有歡笑，也有眼淚。
從詩經，說到紅樓；
從屈原，說到李杜；
是怎樣浩瀚、遼闊的文學王國啊！
我們驚嘆着祖先遺產的豐富。

說什麼自然主義，
說什麼浪漫派；
我們擯棄單一的唯心，
更不要極端的唯物；
向前，我們永遠跟着我們的 國父
有人類，就有詩歌；
有詩歌，才有歡樂。
文藝是民族的心聲，
文藝是文化的花朵。

五千年是一段悠久的歲月，
中華民族有她的涵蘊、博大。
像泰山頂上的日出，永遠光輝燦爛；
我們謳歌我們的中華文化。

我們謳歌我們的山，我們的河；
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寶藏。
我們要黑龍江的江水常年碧綠，
黃河不汎，喜馬拉雅山像一堵牆。

雖然我們身在海外，
我們的心却永遠跟着您——
永遠在一起，
永遠不分開。

只是，您為什麼這樣匆匆
匆匆的來，又匆匆的走？
留不住您的，小碧瑤的山，小碧瑤的水；
還有我們的歌聲，我們的離愁。

把我們的思念，我們的感激；
您的微笑，您的教誨；
全留在讓德堂——
在我們心上，散發着永遠的光輝。

再會吧，再會！

收起您的，我們的眼淚。
祖國的河山在向您我招手，
我們有感激，沒有離愁。

用您的，我們的彩筆，
描繪祖國，描繪人世；
讓人間的溫暖，祖國的河山，
更加美好，更加多彩多姿。
我望着他們，那一羣年輕的，熱情洋溢的孩
子，不禁流下淚來。

中外雜誌第七卷合訂本徵求預約

精裝本定價壹佰元預約柒拾元，平裝本定價捌拾元預約伍拾陸元。

本誌第七卷第一至六期已出齊，茲為供應讀者需要，特將第七卷各期存書裝訂合訂本，即日起徵求預約，精裝每冊定價壹佰元，預約特價柒拾元，平裝每冊捌拾元，預約特價伍拾陸元，五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出書，存書無多，預約請速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合訂本僅供讀者郵購不另發售。（郵票通用）